



花事依然

□窗外风

突然一夜,夏天变成深秋。对我这种总是妄想春夏秋冬家里的植物都开花的人来说,秋天也不能阻挡种花的热情。

国庆小长假,去大伯哥家接婆婆来我家,大嫂是个爱花之人,去之前我就把家里那盆养了好几年、开火红重瓣花朵的蟹爪兰放到车上——自从那次大嫂说喜欢我养的蟹爪兰,我就牢牢地惦记了好几个月。蟹爪兰每年都会扦插好几盆,送同学、送朋友、送大嫂,她们都是爱花之人,蟹爪兰估计比在我手里还要欢实。

进了大嫂家的院门,我在院子里把她那几十盆花视察了个遍,心里暗暗思量:走的时候带走哪盆好呢?来一趟不顺便捎几盆花回去,那不是白来了嘛。大嫂见我在院子里流连,就说你喜欢哪盆拿走哪盆。一大盆都端走不是我的风格,都是爱花之人,夺人所爱不是君子,但是挪走棵小的还是可以的。大嫂养的牡丹吊兰挂在墙上枝条摇曳,每个枝条的末端都挂着一朵牡丹样的小红花,灰色的墙、红色的小花,像一幅画;金鱼吊兰开出的花像极了一个个小金鱼,微风拂过,这些小金鱼都活了过来,金鱼吊兰的叶片黑油油透着亮,不得不说,大嫂把吊兰养出了灵性。

走时当然带着牡丹吊兰和金鱼吊兰,回到家啥都不干先把花种上。吊兰真是个好养活的主儿,没过几天牡丹吊兰就吐花苞开了花。牡丹吊兰还有一个名字叫“心叶日中花”,原产不是我们这里,英雄不问出处,开花就是好样的。金鱼吊兰来的时候就带了花苞,在我家更是越开越盛,我要争取让它们一直开到冬天。

种在外面的茑萝,降温以后出人意料地布满了小骨朵儿,娇俏俏地吐出一点红,之前已经对茑萝失去信心,以为它就那么死气沉沉地一绿到底了,没想到秋天

太阳斜斜地晒,竟然每天都开十几朵五角星样的小红花,天天给我惊喜。是了,茑萝是一种喜欢大晒的花,之前一直躲在阴凉中,现在是给点阳光就灿烂。时光无情,茑萝有意,深秋如酒,不饮也醉。

前几日买了几盆菊花,都是含苞待放的模样。茑萝开败赏菊花,虽不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,但是作为一个有花就开心的人来说,几棵菊花也可老怀大慰。

楼上的邻居,那天给我一棵旱莲,说冬天的时候把旱莲放在阳台上,能一直一直开,开到春暖花开。我欢喜地接过来,赶紧找个花盆种下。旱莲圆圆的小叶片、纤细的腰身,没想到还有这样大的能量。我已经想象旱莲爬到窗户上,橘红色的花朵随着藤蔓的蔓延也布满窗户,那情景,值得怀想。

夏天开得一茬接一茬的茉莉,前几天还摇曳着几朵小茉莉花,我已经给它剪枝剃成秃头。沉寂一个冬天,来年会开得更好。

当然最值得期待的还是我的蟹爪兰,一盆开白色复瓣花的蟹爪兰,已经长满了盆。这棵蟹爪兰是一层层地往上长,开花的时候也是白色花朵一层一层,很壮观。那盆开火红花朵的蟹爪兰,叶子是斜着往外长,虽然看起来好像总是不高的样子,但是它的花朵颜色亮丽,明艳的红足以弥补它的身高缺陷。

花事一直都在酝酿中,要干的活儿太多,岁月静好全靠装。一日凉过一日,机会稍纵即逝,一不小心就会在冬天没有花看。虽然热爱花草,但是难养的都养不好,能把易养活的养好也不容易,没有一劳永逸的播种,必须坚持播种、松土、施肥、浇水……才能守得云开见月明,像我这种怕吃苦的人,唯有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,才能心甘情愿、才能扑腾不息。

绿萝为伴

□丁维香

网上买的绿萝,五块钱一盆,价廉物美。卧室里放一盆、书房里放一盆、客厅里放一盆,远观近看,青枝绿叶、满室生机、赏心悦目。

我基本上是属于懒人一个,也不懂怎么侍弄花草,隔三差五想起来就浇点水。一天天的,绿萝们就那样安静地陪伴着我,悄悄抽枝发芽,不经意间已是一丛翠绿、繁盛茂密的样子。

然而,因为我的疏于打理,绿萝们渐渐变得萎靡,枝瘦叶黄,每天都能摘一大把的黄叶,叶片稀疏得所剩无几。看着日益枯萎的绿萝,我的心里很难过,还是眼不见心不痛,干脆扔掉算了。多亏朋友徐老师拦得快,留下了最后一盆。她说,绿萝生命力很强的,看有什么办法,说不定还能挽救得过来。

上网一查才知道,原来,绿萝既不可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,但是也不可长时间置于荫蔽的环境中;既不可

浇水过多,也不可长期缺水;而且光浇水是不够的,得施肥……

于是,我把它移到光线充足的地方;合理浇水,不至过涝或者过干;还买了肥料,给它加营养。如此一番精心照料,这盆绿萝奇迹般起死回生,长出了许多的小嫩枝芽,不久就又是满盆的浓绿。藤茎也变得粗壮,且不断延展,从高高的书架上垂挂下来,像绿色的小瀑布。眼前的绿萝哪有半点曾经受折憔悴的影子,反倒是经过了考验和磨砺,更加生机勃勃了。

绿萝真是外表柔弱、内心强大的植物,所求甚少,给点阳光就灿烂;不畏逆境,不到最后时刻绝不轻言放弃。我喜欢上了绿萝,虽然绿萝好像是不开花的,但它无花也美丽。唐人皎然有一句诗“隐身苔上欲如何,不著青袍爱绿萝”,不求在朝为官,隐居乡野,有绿萝为伴,足矣!



我和老伴都已进入耄耋之年,在职时是两名乡村教师。退休后我们在学校围墙外的空白处,开辟了几块大大小小的荒地,经过耕翻、播种、施肥、培管,长起了大蒜、大葱、大豆和其他一些绿叶菜,以及南瓜、山芋、芋头等瓜果。由于精心培管,收获颇丰,如今从小菜园里采摘的菜蔬自给有余,还可以支持在县城居住的女儿。

惊蛰时分,两人便开始劳作。翻好地、施好了基肥,蒜是排头兵,早就种上了。“谷雨前后,种瓜点豆。”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经典,大约三月中旬就种上了“五月鲜”豆角。地面上覆盖着薄膜,“五月鲜”不久就破土而出。看看鲜嫩嫩、胖鼓鼓的小家伙,我俩心里总是乐滋滋的。

进入五月,小菜园完全披上了新装,油菜花“高高在上”一片金黄,蚕豆的紫粉花躲在中间,显然并不欲与油菜比高下。尽管菜园规模不大,可瓜菜们生机勃勃、茂盛异常,使人好像沐浴在清新浓郁、沁人心脾的五彩世界里,置身于自然

小菜园之乐

□刘桂平



的诗情画意之中,身心得到了净化和陶冶。

“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。”“清明种瓜,船装车拉。”清明那天播下的南瓜、黄瓜,硕大的绿叶已经放藤,找着枝条攀附。五月末六月初就开始收获了,那又大又饱满的豆角、鲜嫩的韭菜和大葱塞满了许多菜盆和方便袋儿。除了捎给女儿外,我们还分送给亲戚朋友,让他们也能分享到丰收的喜悦。

小小方寸地,种菜种类年年新。种得最多的是豆类,豆类产量高、味道美,既能当菜吃、又能顶饭用,是最实惠的蔬菜了。而且豆荚需求于人的很少,即使在贫瘠的土地上,也能生长,根瘤菌自己产肥气。此外,它还是抵抗病虫害的“能手”。

种菜之余,我俩去种子站买好黏玉米种,用清水浸泡后,一粒粒撒到地里,上面用薄膜盖起来。白天掀开让阳光照射,晚上再盖好。日复一日,待玉米种出芽、长出两片新叶后下到地里。为防止鸟虫侵害,用杂粮拌点臭药放在地里,以保玉米苗能正常生长。每当将煮熟的玉米棒头放到嘴里“吹口琴”时,就越发感觉甜中带糯的滋味诱人无比、口中生津;每当吃着莢儿饭(扁豆煮饭)时,就被一股股清香吸引住,恨不得一口就将一碗饭吃进肚里;每当用南瓜下面,红白相杂的色彩入目和入口的那种快感,简直无法形容。

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。”小菜园,大丰收。虽然平时忙多了,苦点、累点,但心里是乐滋滋的,因为每一颗豆子、每一粒玉米、每一棵菜、每一个南瓜……都包含着我和老伴一点一点的愉悦啊!